

吕碧城 著  
李保民 笺注

# 吕碧城词笺注

李保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呂碧城詞箋注/呂碧城著;李保民箋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6

ISBN 7-5325-2947-9

I. 呂... II. ①呂...②李... III. 詞(文學) — 注釋 — 中國 — 近代 IV. I222.8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28095 號

## 呂碧城詞箋注

呂碧城 著

李保民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9.75 插頁 8 字數 397,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7-5325-2947-9

I·1453 精裝定價: 38.00 元



图一 吕碧城 像



图二 吕碧城 像

曉珠詞卷一

旌德女士呂碧城聖因

樊樊山先生評

清平樂

冷紅吟遍夢繞芙蓉苑銀漢懨懨清更淺風動雲華微捲 水邊處處珠簾月明

時按歌弦不是一聲孤雁秋聲那到人間

生查子

清明烟雨濃上已鶯花好游侶漸凋零追憶成煩惱 當年拾翠時共說春光早

六幅畫羅裙拂徧江南草

如夢令

夜久蠟堆紅淚漸覺新寒侵被冷雨更淒風又是去年滋味無寐無寐畫角南樓

南唐二主之遺

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拂過來結句不減劉郎矣

图三 《晓珠词》卷一书影

爾唐二  
主之遺

無風自  
偃若知  
否西子  
裙裾拂  
過來結  
對句不  
對郎矣

# 呂碧城集卷三詞

## 清平樂

冷紅吟徧夢繞芙蓉苑銀漢懨懨清更淺風動雲華微捲  
水邊處處珠簾月明  
時按歌絃不是一聲孤雁秋聲那到人間

## 生查子

清明烟雨濃上已鶯花好游侶漸凋零追憶成煩惱  
當年拾翠時共說春光早

六幅畫羅裙拂遍江南草

## 如夢令

夜久蠟堆紅淚漸覺新寒侵被冷雨更悽風又是去年滋味無寐無寐畫角南樓  
吹未

## 南鄉子

雨過漲留痕新水如雲綠到門幾處小桃開泛了前村寒食東風別有春  
重讀

呂碧城集卷三詞

中華書局印行

图四 《吕碧城集》卷三书影

予慨此事報虞家難奇劇凡有著  
 作宜及身而定隨時梓廢免身後  
 湮沒暴利曉珠詞即本此旨時雖  
 遠密海外未能校讎版滲字訛均  
 未遑計邇以舊刊告罄索者踵接  
 無以應也乃謀重鈐釐為三卷初  
 稿多髻齡之作次旅歐之作歸國後  
 婢以信虛文字遂詳釋典三載始  
 竣重鉛詞筆一月餘得如干閱即此  
 卷也手寫新稿先付景印將馬前二  
 卷合刊併成全璧故帝自珍孫槐  
 培習之未闕也丁丑三月呂碧城



自記

訪駕瑜懷實  
 可傷經年獨  
 臥涇槃堂門  
 無過客窗無  
 紙爐有寒灰  
 席有霜病後  
 方知身是苦  
 健時都為別  
 人忙老僧自有  
 安閒法，苦受  
 加總不妨

真歇禪詩  
 呂碧城書出

图六 吕碧城墨迹



## 前言

回眸二十世紀初的近代中國詞壇，宛如一幅繁花似錦、群星璀璨的壯觀畫卷，其中名家輩出，爭奇鬪豔，有號稱「晚清四大家」的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朱祖謀，有別樹一幟的文廷式，而女詞人呂碧城，則是這一群體中的一朵絢麗的奇葩，格外引人注目。

她曾經愛國反清，與革命女俠秋瑾互通聲氣；她重視教育，首創北洋女子公學；她才氣過人，學識博洽，為一代文宗樊增祥、易順鼎輩所推重，她又數度遠涉重洋，探尋歐美新知，飽覽域外風光；她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硝煙，無家可歸，嘗盡顛沛流離的苦痛，最後選擇了大海作為最後的歸宿。

動蕩的時代，新舊嬗遞，社會劇烈的變革，個人不同尋常的境遇，使她的詞別開生面，多姿多彩，贏得舉世公認的成就。文學名家潘伯鷹形容她的詞「足與易安俯仰千秋，相視而笑」（評呂碧城女士信芳集），林鵬翔、錢仲聯等亦推崇備至，稱贊她為「三百年來第一人」（歐美之光序），「近代女詞人中第一」（近百年詞壇點將錄），由此可見她在近代詞壇上的地位和影響。

呂碧城，原名賢錫，字聖因，一字蘭清，法號寶蓮。安徽旌德人。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出生於一個有着較高文學素養的家庭，父親呂鳳岐爲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進士，先後出任過國史館協修、玉牒館纂修及山西學政，著有靜然齋雜談等。母親嚴士瑜能詩文，生有四女，在她的薰陶下，日後均有所建樹，而碧城和她的兩個姐姐呂湘、呂美蓀很早就享有「淮南三呂，天下知名」（章士釗巽言跋）的美譽。

呂碧城資質聰穎，五歲知詩，七歲能作巨幅山水。也許蒼天有意欲使成大器者經歷一番磨難，一八九五年，父親因勞頓疾作而撒手人寰，緊接着，惡族爲霸佔財產，將碧城母女幽禁，並以「滅門」相威脅。爲了保全膝下孤女免遭毒手，柔弱的母親無奈中只能茹痛棄產，携碧城姐妹一起遠走來安外家，臨行時的情景無比辛酸：「覆巢毀卵去鄉里，相携痛哭長河濱。途窮日暮空躑躅，朔風誰憐吹葛巾？」（呂美蓀送崑秀四妹由天津南歸）而與碧城自幼訂親的汪姓人家，面對這一連串的變故，強行退婚，給碧城心靈留下終身難以平復的創傷。許多年過去了，往事依舊無法忘懷，她以「衆叛親離，骨肉齟齬，倫常慘變」（歐美漫遊錄予之宗教觀）來形容當時所發生的那一幕幕人間悲劇。不久，呂碧城離開來安，奉母命投奔在天津塘沽辦鹽政的舅舅嚴朗軒，這一去便是六、七年。在此期間，她一

邊發憤讀書，刻苦鑽研，一邊不斷地忍受着疾病和親人離別的雙重折磨，孤苦無告，把一腔幽怨都傾吐在詞中：

寒意透雲幃，寶篆煙浮。夜深聽雨小紅樓。姹紫嫣紅零落否？人替花愁。臨遠怕凝眸，離思難收。

一身多病苦淹留。來日送春兼送別，花替人愁。（浪淘沙）

楓葉紅，柿葉紅，紅盡江南樹幾叢，離人淚染濃。山重重，水重重，水復山重恨不通，夢魂飛繞中。（長

相思）

一九〇四年初，呂碧城爲研究新學，約同女友方君夫人準備轉往女學讀書，然而却遭到舅舅的竭力反對。也許緣於一時的激憤，抑或是對於多年來生活束縛的反抗，呂碧城在有志未伸，無法忍受之際，銳意進取的決心却益發堅定。於是有了如下一幕：

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書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約與同往探訪女學。瀕行，被舅氏罵阻，予憤甚，決

與脫離。（歐美漫遊錄予之宗教觀）

呂碧城終於離家出走，這在晚清絕大多數的女性尚被禁錮在深閨之時，需要多麼大的決心和勇氣！此時，呂碧城的生活一無着落，幸好她遇到了熱心助人的佛照樓主婦，愛才如命的大公報總理英斂之，一切遂化險爲夷。事後，她不無感慨地寫道：

……翌日，逃登火車，車中遇佛照樓主婦，挈往津寓。予不惟無旅費，即行裝亦無之。年幼氣盛，鋌而走

險。知方夫人寓大公報館，乃馳函暢訴。函為該報總理英君所見，大加歎賞，親謁，邀與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編輯。由是京、津間聞名來訪者踵相接，與督署諸幕僚詩詞唱和無虛日。舅聞之，方欲追究，適因事被劾去職，直督袁公委彼助予籌辦女學，舅忍氣權從，未幾辭去。然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罵之功也。回首渭陽，愴然人琴之感。（同前）

呂碧城來到天津，就學的事並沒有結果，實因碧城的國學根柢已相當深厚，當年京、津間已沒有她可進的學校。在英斂之的提攜下，呂碧城進入大公報任職。這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激烈的變革時期，倡揚女權，尚武強國，挽救民族危亡的呼聲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呂碧城自覺地站在時代的前沿，與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她那一系列慷慨激昂、振聾發聵的言論，通過報紙媒體，飛越大江南北，走進千家萬戶：

蓋欲強國者必以教育人材為首務。（論提倡女學之宗旨）

當列雄競爭之時代，弱肉強食，各肆憑陵，尚武精神，尤為立國之要素。……馬伏波標越南之銅柱，班定遠收漢室之山河，重整宗邦，豈以殺傷為樂？嚴防邊海，詎能割地求和！（遠征賦）

風雨關山杜宇哀，神州回首盡塵埃。驚聞白禍心先碎，生作紅顏志未灰。憂國漫拋兒女淚，濟時端賴棟梁才。願君手挽銀河水，好把兵戈滌一回。（和鐵花館主見贈韻）

雖然此時呂碧城年僅二十出頭，可是她那超乎常人的深刻見解，富有革命性的戰鬥精神，可謂巾

輾不讓鬚眉，與熱血男兒同領時代風騷。

爲了實現「強國者必以教育人材爲首務」這一宏大理想，呂碧城在風氣未開、清末北方女學尚處草昧未闢之時，立志創辦女學，造就人材。爲此，她奔走呼籲，「抒其芻論，假報紙遊說於當道」（與某先生書）。她的這一番舉措，不僅得到了社會名流英斂之、方藥雨、傅增湘等人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時任直隸總督袁世凱、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和直隸學務部總辦嚴修的贊同。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孟冬，近代中國最早創辦的女學之一，北洋女子公學宣告誕生，碧城出任總教習。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女革命家秋瑾亦曾取號「碧城」，當年在報紙上看到呂碧城的進步言論，異常興奮，認爲是不可多得的老同志，遂擬往天津拜訪。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九日，時在塘沽的呂碧城得知秋瑾將自京來津會晤的消息，回信英斂之夫人淑仲云：

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時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於名地，閱歷必深，自是新學中之矯矯者，若妹則幼無父兄指授，僻處鄉隅，見聞狹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屬同志，亦願仰瞻風範。（致英夫人書）

呂碧城熱情地期待着秋瑾的到來。六月十日，女界革命的先驅呂碧城和秋瑾在天津大公報館相會，兩人一見如故，同榻共寢，親密無間。秋瑾毫無隱諱地將此行目的告訴碧城，而碧城亦坦然真誠地向秋瑾敞開心扉。這次相見，在呂碧城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數十年後記憶猶新：

都中來訪者甚衆，秋瑾其一焉。據云彼亦號碧城，都人士見予著作謂出彼手，彼故來津探訪。相見之下，竟慨然取消其號，因子名已大著，故讓避也。猶憶其名刺爲紅箋「秋閨瑾」三字，館役某高舉而報曰：「來了一位梳頭的爺們！」蓋其時秋作男裝，而仍擁髻，長身玉立，雙眸炯然，風度已異庸流。主人款留之，與予同榻寢。次晨，予睡眠矇矓，睹之大驚，因先瞥見其官式皂靴之雙足，認爲男子也。彼方就牀頭度小奮，敷粉於鼻。嗟乎！當時詎料同寢者他日竟喋血飲刃於市耶？彼密勸同渡扶桑，爲革命運動，予持世界主義，同情於政體改革，而無滿漢之見。交談結果，彼獨進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東所辦女報，其發刊詞即予署名之作。後因此幾同遇難，竟獲倖免者，殆成仁人史亦有天數存焉。（歐美漫遊錄予之宗教觀）

呂碧城沒有能響應秋瑾「同渡扶桑，爲革命運動」的提議，但她應允「任文字之役」，以和秋瑾的革命事業遙相呼應，並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一九〇七年七月，秋瑾革命失敗，在紹興被捕遇難，碧城也因此受到牽連，險遭不測。

二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宣告漫長的封建帝制徹底垮臺。翌年，民國成立。呂碧城以她出衆的學識和在女界享有的崇高聲望，被袁世凱禮聘爲公府諮議，得以出入新華宮內。她結識了袁公子寒雲及其身邊的詩友易順鼎、徐芷生、費樹蔚、陳浣等人，與之詩詞唱和，切磋技藝。同時，她也親眼目睹

了袁政府中派系紛爭，綱紀敗壞，官僚政要爲一己私利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不惜出賣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社會現狀較之從前並沒有多大的改觀，不禁深感痛心和失望。當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後，呂碧城毅然辭職南下，來到上海。她在進修英文餘暇，與洋人角逐貿易，盈利豐厚，使她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立足社會，擺脫了當時很少有女子不依附於男性而生存的常情，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她超人的智慧。她後來說：「先君故後因析產而構家難，唯余錙銖未受，曾憑衆署券。余習奢華，揮金甚鉅，皆所自儲，蓋略諳陶朱之學也。」（呂碧城集題辭注）可見她對自己在商場上的成功也頗感自豪。

居上海時，呂碧城還先後遊歷了九江、廬山、南京、湯山、蘇州、鄧尉和浙境莫干山、西溪、錢塘江等風景名勝，並曾一度養病於香港海濱。山川大地的奇觀美景，大大地激發了她創作的熱情，幾乎每到一地均吟詩賦詞，或著文記遊，被著名詩家樊增祥稱爲「言近旨遠」的鄧尉探梅十首絕句，即作於遊歷途中。詩中有云：「筆底春風走百靈，安排禱頌作花銘。青山埋骨他年願，好共梅花萬禩馨。」反映了她早年的志趣所在。

一九二〇年秋，呂碧城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實現了，她遠涉重洋，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還在一九〇九年，她就曾托嚴復向學部疏通，希望能有機會遊學美國（當時她正從嚴復學習「名學」，深得嚴復賞識）。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一九一八年夏，她在做完赴美留學前的一切準備工作後，忽染時疫，又因病未能成行。如今得以如願，自然欣喜非常。在美期間，呂碧城高雅的氣質和

良好的涵養，令當地名媛貴婦爲之傾倒，競相與其訂交。二年後，她由美歸國，回到上海。

一九二六年秋，呂碧城再次來到美國，隨後轉赴歐洲大陸，遊踪遍布法、英、德、意、奧和瑞士等國。歐洲近代美麗的人文自然景觀和燦爛的古代文明，猶如瓊漿玉液，爲她提供了豐富的文學養料。她創作的詞無論質量還是數量，都非常的可觀，使她步入了近代最優秀的詞人行列。

尤佳：  
呂碧城在瑞士日內瓦居住最久，時近十年。日內瓦素有世界公園之稱，而呂碧城居處的環境

寓建尼瓦（今譯日內瓦）湖畔，斗室精妍，靜無人到，逐日購花供几，自成欣賞。向南巖扉雙啓，即半月式小廊，昕夕涵潤於湖光嵐影間，雖閉戶兼旬，不爲煩倦，如岳陽樓之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疊展其圖畫也。晴時澄波激灑，白鷗迴翔，雨則林巒悉隱，遠艇紅燈，熠昏破晦。倘遇陰霾，城市中稱爲惡劣氣候者，此則松風怒吼，雪浪狂翻，如萬騎塵兵，震撼天地，心懷爲之壯焉。（歐美漫遊錄重遊瑞士）

在這裏，呂碧城暢休息遊，陶冶性情，精神境界得到了新的升華，悲憫仁慈的心腸油然而生。她積極倡導護生，謀創中國保護動物會，並與歐美各國相關的組織和有識人士廣泛的聯繫交流，頻頻向國內傳遞世界各地的護生信息，冀以喚起國人保護動物的熱情。

一九二九年五月，呂碧城應邀出席維也納國際保護動物大會，十三日爲各國代表演說之期，呂碧城作爲與會代表中的唯一中國人，這天戴珠抹額，身穿拼金孔雀晚妝大衣，上臺作了題爲廢屠的演



講。此前，呂碧城從大會各團體所贈送的書冊中瞭解到「其保護動物之道無微不至，而獨不言保護動物之生命」，深感遺憾。當有人建議她「不必堅持『廢屠』之議，衆皆僅以禁止虐待爲詞」時，她堅定地回答說：「予此來爲發表己之主張，若人云亦云，則何需我？」在演講大會上，呂碧城以她那光彩照人，極富魅力的中國女性所特有的風采，贏得各國代表的一片贊歎。會後，代表們紛紛擁上前握手致意，請求簽名合影留念。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代表還熱情地邀請呂碧城去本國演講。次日，維也納最大的報紙之一達泰格報Der Tag也報道說：「會中最有興味、聳人視聽之事，爲中國呂女士之現身講臺（演詞另錄），其所著之中國繡服喬皇矜麗，尤爲群衆目光集注之點。」

維也納之行，呂碧城備受外人的歡迎和尊敬，客觀上也爲中華民族爭得了榮譽，她向世人表明美麗莊重、聰明善良的中國女性，是人類進步事業不容忽視的重要動力。

三十年代初，呂碧城因受印光法師嘉言錄的影響，皈依佛教，潛心研究釋典。她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始終以弘揚佛法爲己任。她一度由歐歸國，歷時三年埋首譯經，創作了大量以佛教內容爲題材的詞篇，來傳播佛學，爲梵苑增色。抗日戰爭爆發後，呂碧城不得不中止對佛經的研究，就此開始了流離轉徙的逃難生活。一九三七年歲暮，呂碧城離港去新加坡，次年春天，當久病的身體稍有恢復，她又踏上返回瑞士雪山的路途，唱出了時代的悲歌：「寥落天涯劫後身，一塵重返舊時村。猶存野菊招彭澤，不見宮人送水雲。」（鷓鴣天）